攝影 /邱祥山

注入愛的分享

Learn to Share from Dr. Meza

■ 文 | 李淑惠　花蓮慈濟醫院整形外科專科護理師

一直覺得梅沙醫師(Dr. Juan Silverio Meza Leguizamon)是一位客氣又善良的病人，每一次換藥我都會問他：「要不要先打止痛藥再換？」翻譯師姊說：「他可以忍耐！」我說：「沒關係，如果會痛告訴我！慢慢來！」過程中他忍著、扭曲著臉，還說：「不好意思常常麻煩你們！」我請師姊告訴他：「別這麼說，以前他幫助過很多人、現在我只有幫忙一點點而已，是他比較辛苦、要加油！」

照護傷口也照護思鄉的胃

因為語言的隔閡，想表達很多，但是只能用「做的」，用心在照顧他的傷口上，像是怎麼樣的敷料比較不痛又可以控制感染，且對傷口癒合有幫助，將傷口照片與整形外科李俊達主任討論，安排檢查等等。

我習慣稱他「梅醫師」，記得梅醫師曾說，「每次 Tina(我的英文名) 看傷口都很專業且用心！」我告訴他，因為這是要記錄傷口的進展並且要跟主任討論用的。當傷口有進步的時候，我也會拿著照片給梅醫師及梅媽 (梅沙醫師太太) 看，好讓他們放心，並用此鼓勵梅醫師。

接著師兄說梅醫師不吃東西的原因，可能是胃口不合！

回家就想，可以做饅頭、做蛋糕，然後加起司，希望他會喜歡。因為他們飛那麼遠來，病成這樣，小孩不在身邊……多照顧他，是我想做的事；因為：我照顧並幫助別人，別人再去

助人，然後愛會再傳出去給需要的人，也傳回給我的家人，這是愛的循環。這個想法是我在慈濟從事護理工作二十多年，到今天一直不變的信念！

志工師兄、師姊們如家人般照顧梅醫師，記得梅醫師第二次開完刀整晚吵鬧，一早查房又不吃東西，當天我做了好幾個香蕉蛋糕到病房，換完藥，我鼓勵並餵他吃，一旁師兄說：「你看，Tina 餵你吃東西，你要多吃一點！」沒想到他很捧場，吃了半塊蛋糕及一些飯菜，當時真的很有成就感！

所以隔幾天我又做了素的水煎包起司，因為師兄說他喜歡吃這口味。因為梅醫師去洗腎，我就把食物留在病房請志工師兄、師姊大家一起吃，之後他們也說好吃，當下我心裡真是很開心。

想念的微笑　分享的愛善循環

但是看著梅醫師一天一天虛弱的身體，每天還是微笑地與我們打招呼，那笑容像一股暖流讓我一直深信他會更好。沒想到那天下午腎臟內科王智賢醫師打電話給我，請我去看一下梅醫師的傷口，因為手術後傷口流血，約四、五點才把他左腳傷口用新敷料給包紮好，看著他入睡。怎麼短短幾小時，到晚上七點，「無常」就先到了！好難過，我們度過了震驚又不捨的一晚。

追思會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做了好幾種饅頭及乳酪蛋糕，雖然數量不多，做的過程中一樣想著梅醫師，但是這次我沒有辦法親手餵他吃，無法再看到他吃完嘴角那一抹微笑了……

聽到梅沙醫師對自己認真照護的讚美，李淑惠專科護理師（右）只覺得是學習梅沙醫師，將愛傳出去。攝影／彭薇匀

這次我把出爐的饅頭和蛋糕分享給同事們，也希望將這分愛一直傳下去，就像梅媽一樣，回到巴拉圭就投入慈善醫療工作，用心地把梅醫師的愛傳下去。

每當走過二樓的通道，我會看一下器捐牆上梅醫師的名字，並且想著他隨時不忘助人的高尚情操……感恩梅醫師及梅媽的長情大愛！

眼神傳關懷

Eye Contact with the Doctor from Paraguay

■ 文 | 林祐萱　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

「聽說來了一個外國人唉！說西班牙文的樣子。」同事這麼說，也不以為意，覺得是國際醫療的病人，也是要住一陣子吧！當時的我，並沒有想太多，更不會想到之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，也就這樣第一天與他相遇。

手作西語翻譯表　化解不安得到讚

「早安啊！」配上一抹微笑，與梅沙太太和梅沙醫師打招呼。當時我並不知道要怎麼稱呼，只記得這位病人的名字裡有一個英文字母 S，而他們也是點頭回我一個微笑。那天，是梅沙醫師住院第二天，直到下午，我發現我們之間的溝通真的因為語言不通而有很大的問題，然而從他的眼神中，也看得出他對所有治療的不安感。就這麼一個念頭，忽然想到我似乎能做些什麼事，那就是翻譯，反正 google 那麼厲害，所以那天下班後，我花了些時間製作了一份有日常生活用語及專業醫療治療的翻譯表，當梅沙醫師與梅沙太太看到後，他們比了一個讚給我，現在想起這一幕，還是會笑一笑。

就這樣照顧他幾天白班後，等我再次接觸他，大約也過了一段時間。我換上大夜班，也許有些人說，大夜班不會跟病人有什麼接觸，其實我不這麼認為。依照往常，一間一間病房巡視，看看病人有沒有在呼吸，狀況如何。梅沙醫師是前幾天剛動過手術，交班時有聽到他在術後似乎有些混亂，不知道自己在哪裡，會胡言亂語，而那幾天，每當我開啟房門時，總會看到梅沙醫師眼睛看著天花板，好像在發呆，好像在想什麼，有時候我會比手畫腳，要他趕快睡覺，卻也有這麼幾天，他會看著他的腳，然後搖搖頭的看著我，我也是每次都拍拍他的肩膀，幫他蓋好被子；而梅沙太太也從原本每晚熟睡到徹夜未眠，我請梅沙太太要放心，趕快睡覺。

夜班的守護天使

到後面的日子，當我在清晨量血糖時，梅沙醫師總會握握我的手，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是一位病人對自己疾病的無奈，還有一雙求助的眼神，而在床旁的，是一位擔心自己丈夫的太太，再加上一對無奈及疲憊的雙眼；在夜班，沒有師姑師伯，只我們三個人，只有這時候能深刻感受到他們的無助。

說真的，照顧梅沙醫師這段期間，我們談話的次數手指頭數得出來的，就是靠眼神溝通。每天早上六點多，梅沙太太會走出病房裝開水，從一開始，揮手和我打招呼，到後面每天點個頭，眼神對看的溝通，

Hualien 慈院 ser tratado médico Paraguay Tzu Chi Asociación Médica Meisha (derecha) y la Sra Malda (izquierda), con el consentimiento del equipo médico, también llegó a cuidar profundamente

雖然仍在病中，梅沙醫師在太太的陪伴下參加 2015年 9月的國際慈濟人醫年會，顯得非常開心。梅沙醫師的小女兒將活動照片翻成西語分享給家人。攝影 / 李則忠

然後我看著她拖著沉重步伐的背影離去。

還記得有一次梅沙醫師因為手術後到加護病房觀察，而那天清晨梅沙太太出現在我們護理站，她走向我，想跟我表達什麼，當時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要什麼，而我也就是用眼神及電腦翻譯軟體和她溝通，還「聊」了一下梅沙醫師的狀況，雖然我們都沒有說什麼話。

很快的，我也沒有再照顧到梅沙醫師，也聽說他轉病房到腎臟內科了。那時候本來還替他高興一下，天真的想說他終於可以做腎臟移植了。但也在幾天過後，聽到他離世的消息，那時候的我正生病掛病號，不在護理崗位上，我坐在輪椅上看著電視播著梅沙醫師的告別式，我默默地在輪椅上掉下眼淚，也許這對他來說，是另一種美好的結局，不需要再為了疾病而受苦，也願他可以永遠快快樂樂。

梅沙醫師付出無求

The Beloved Great Giver Dr. Meza

■ 文｜呂宜晏　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

巴拉圭？！一個只知其名不知方位的國家，一個只能用西班牙語溝通的病人！！！

還記得那一天剛上班，就有學妹告訴我有一位從巴拉圭來的國際醫療病人，要麻煩我接入院，同時也跟我說了病人的病情及背景，知道他有糖尿病且需要洗腎，但因國家的醫療條件差而來臺灣，預計要進行腎移植，現因左下肢傷口狀況差，故先至我們單位治療……當看到梅沙醫師本人時，覺得這個病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氣質，幫忙翻譯的志工告訴我他是慈濟人醫會的牙科醫師，因為右足傷口感染，而進行膝下截肢，志工師兄說，巴拉圭的醫療有點像是二、三十年前的臺灣。

照顧梅沙醫師期間，發現他們真的很親切，沒有因為生病或者處在別的國家就感到急躁，總是很有耐心地跟我們互動，每每治療後也都很客氣的謝謝我們。然而，就在照顧他一陣子後的某一天，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第六感，就覺得那天梅沙醫師呼吸情形不太對勁，精神狀況也沒前幾天好，跟專師學姊討論後就抽血跟做了一些檢查，結果發現有肺積水情形，後來我去了其他病房支援，也就沒再更深入了解後續病情進展。

而約莫在（2015 年）十月底，那天我仍在支援期間，下班後回單位跟學妹們閒聊時，突然聽到「梅沙醫師過世了」，大家都很錯愕，氣氛瞬間變得哀傷，護理長馬上過去內科加護病房了解情況。還記得當時好幾個同仁眼眶都紅了。之後再聽聞有梅沙醫師的追思會，心裡就浮現一定要去送他一程的念頭；記得追思會的影片中簡單介紹了梅沙醫師的一生，也提到雖然在醫療品質落後的國家，但他仍然加入人醫會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甚至在自己身體狀況也不好的情形下仍持續。那時的我除了難過梅沙醫師的離開，更有深深的感動，真的是有付出無所求的人的存在。

從事護理臨床已有七年多了，對我來說，在工作時最喜歡的就是病人的笑容了，在照顧梅沙醫師期間，他們夫妻倆總是笑笑的，每每為了要讓彼此了解對方的意思，最後是笑聲充滿整個房間，西班牙語畢竟不是那麼容易。雖然照顧梅沙醫師的日子不長，但從他和他的家人，學習到要珍惜當下，要學習付出無所求的精神。

放下悲痛 擁抱愛

Let Go of the Grief and Embrace Love

■ 文 ｜ 吳玫儀　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

「HOLA!」一句爽朗的你好，是每次打開病房門時我們的第一句對話，也是照顧梅沙醫師學習到的第一句西班牙語，經典又實用。

醫護人員面對國際醫療個案，起初都會有陌生的緊張感，單位同仁常常說：「玫儀，國際個案就交給你了！」但偏偏這位是連英文都不通的巴拉圭裔醫師，把握著每次量血壓、驗血糖的時候，詢問翻譯師姊，哪一句話的西班牙話怎麼講？之後都會先查詢 Google 翻譯，另外同仁祐萱有做了一張翻譯表，讓大家在溝通上得到很大的幫忙，可以一起運用，內容如：「痛」、「我不舒服」、「換藥」、「等我一下」、「有甚麼問題嗎」、「舒服點了嗎」等，想要多聊兩句就必須比手劃腳，在雙手揮舞、懊惱怎麼表達的時候，梅沙醫師的太太總在一旁笑著，也漸漸拉近了我們的距離。有一回梅沙醫師想打止痛針時，太太走出來抱住我，再微笑著輕輕點了幾下我的手臂，說：「ㄊㄨㄥˋ（痛）」，原來她也學中文了。

在一個週末的中午經過血液透析室門口，看到梅沙太太熟悉而溫暖的臉龐，

梅沙醫師身體虛弱，護理師們沒有機會與他合照，也惋惜他的離世。圖為梅沙醫師住院初期，郭楊卿護理長協助換藥。攝影／彭薇匀

梅沙太太（右）在巴拉圭慈濟志工的陪伴下，參與福慧紅包的製作。

2015年11月5日，梅沙太太與五個子女（後排左起）與花蓮慈院醫療團隊及志工在「生命之樹器官捐贈感恩紀念牆」前合影，梅沙太太不捨地撫著印上梅沙醫師的菩提葉（右圖）。攝影／彭薇匀

巴拉圭國際慈濟人醫會胡安・梅沙醫師 (Dr. Juan Silverio Meza Leguizamon)，2015 年 10 月 28 日於臺灣往生，享年 58 歲，捐出眼角膜遺愛人間。

帶著高興的心情進去打招呼，突然發現梅沙醫師顯得疲憊、面容憔悴，也瘦了，但仍然盡力揮手、回饋給我一個微笑，非常窩心。

一趟超過四十小時的飛行到臺灣求醫，每次的治療及手術、病情的起起伏伏，都讓太太憂心而半夜哭泣，天亮後，又是新的開始。在某天準備轉科的下午，梅沙醫師躺在小床上，要換病房了，他握著我的手笑著說：「GO ！」，沒有再說更多。我知道，您想表現的是「我還好，繼續加油」。和梅沙太太擁抱後欣慰地看著你們的背影離去，但我也明白，梅沙醫師有更多的期待。

當聽到您往生的消息，相當震驚，在房裡看著訊息留下眼淚，只要想到就感覺鼻酸，分享給朋友這段歷程，講著講著朋友和我一起又紅了眼眶，只想再抱抱梅沙醫師和太太，說聲：「Gracias（謝謝）。」

在慈濟有很多溫暖很多愛，希望能給梅沙太太更多擁抱，讓悲傷退去，給她依靠的肩膀。在人生中出現的每個角色都有意義，梅沙醫師的求醫之旅，實實在在的為我上了震撼心靈的一課。